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錢雋選

黄氏日抄卷三十八　　　宋　黄震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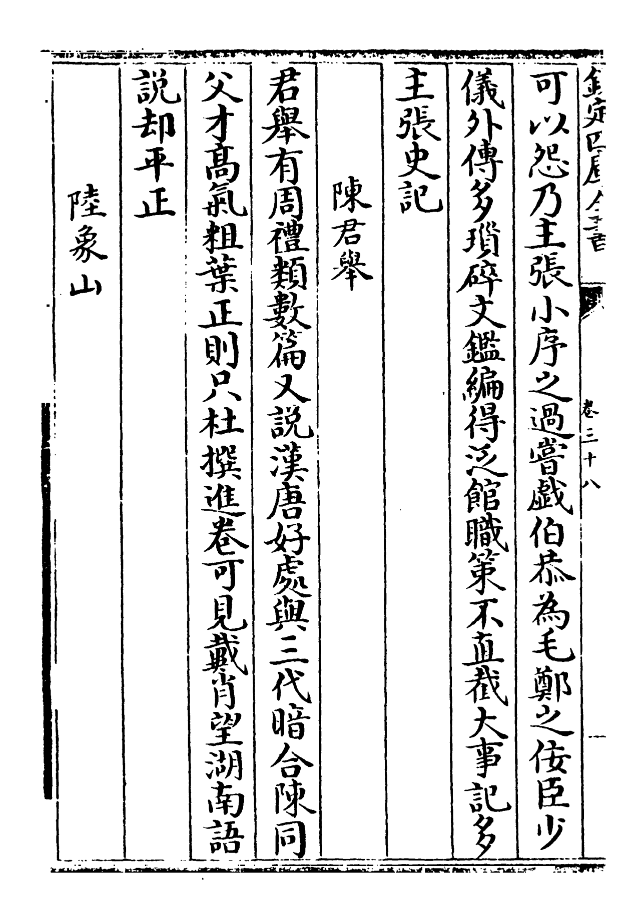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六

晦庵先生語類二

東萊

伯恭少時多使性氣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不復如此

伯恭於經不甚理會繫辭精義編得雜詩記只說得箇



可以怨乃主張小序之過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少儀外傳多瑣碎文鑑編得泛館職策不直截大事記多主張史記

陳君舉

君舉有周禮類數篇又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陳同父才高氣粗葉正則只杜撰進卷可見戴肖望湖南語說却平正

陸象山

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言顏子克已於意念起處克去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言易辭决非夫子作言孟子無奈告子何言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言告子論性强孟子言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言自得於已不為文義牽制是集義若以此義從而行之乃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都不看他只說一箇心上面便着不得一箇字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

一向呌喊教人合下便是教莫要讀書以為此意見以為此閒議論只是不知有氣禀之雜把許多麄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

老氏

老子只退步柔伏占得十分穩方做莊子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不足為老子猶要做事在到莊子都不要做了列子平淡疎曠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老子占姦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

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及後米賊張陵海島寇讓之之徒遂為盜賊今世道術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用

谷神不死是為玄牝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

楊朱即老子弟子後世佛學亦出於楊

神像

佛所謂法身者本性也報身者德業也肉身者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分為三像而駢列之既失矣道家復倣其所為尊老子為三清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太清太上老君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釋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止說修行到東晉便有談議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說道理及達磨入來又翻窠臼說一切掃除然初間也只是外間麄說士大夫未甚信向及六傳至唐中宗六祖禪師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信士大夫向裏者無不歸他然到其後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栢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他最怕人說這理字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到了他做得不徹桀黠底又撰出一話

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法叢中不捨一法等語所謂
遁辭知其所窮

絶滅人倫

大率是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人一舉心動念方始名
為初發心菩薩以父母兄弟相親愛為有緣之慈虎狼
與我非類却有愛如以身飼虎却是無緣之慈以此為
真慈
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

殺人賊一尊了他便會生天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湶把奉佛為善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好人便是善

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刼更無近底年代如受記某甲幾刼後却成佛有神通便成就他做佛何故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無長進釋書日添月益皆是

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大抵多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列子說耳目口鼻舌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為六根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咒中間皆是唐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佛祖皆西域夷狄人如何有此分明是後人增加又如偽作韓歐列傳之類正如盜賊畏捉事人故意難賊耳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

公以及關洛諸公皆嘗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賛東坡儲祥觀碑陳后山西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向見人陷於異端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

祖宗

太祖有聖人之材做事先其大綱節目可因則因

仁宗朝濮議歐公不是温公又如禮數太薄先是仁宗

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
後來只以濮國主其祀天理自然不待人安排
神宗鋭意於治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鄭公顧二十年
不道用兵字說不合後傾信王介父終坐此病只好用
兵熈河之敗喪師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此得疾而終
後來蔡京又以為不可棄之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遂
至傾覆使神宗得一真儒用之那得來
徽宗朝言林靈素有幻術其實也無所作夭人示現記

皆集衆人之妄徽宗因星變即令衛士仆姦黨碑云莫
待明日引蔡京又來炒明日蔡京以為言又詔云雖仆
碑而黨籍仍舊
欽宗朝飢荒極了若敵人不來盜亦難禁
高宗朝魏公已勉車駕到建康魏公因呂祉事見黜趙
相忽發田蹕臨安之議胡文定被名將至聞還臨安遂
稱疾轉去
孝宗受人言未嘗有怒色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做多

少事

祖宗法制

唐殿廷種花國朝惟植槐楸唐制坐朝有二宫嬪引敬宗時罷今用小黄門舊日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自升朝以上皆去立朝俟宰相奏事畢來押班兩拜舊時閤門引從殿下舞蹈今只殿下兩拜便上殿古有冊命禮至漢武封三王始復之宰相用竹冊本朝宰相不敢當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宣麻乃是揚庭問其人可否

非宣與宰相也失古意矣給事中蓋在內給事或差除不當要在裏面整頓了令報出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節度使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故極優厚以收其心後來除授者自可殺減令見任者請俸寡家居守閙者請俸却大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門下雖有繳駁依舊又上中書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神宗倣此制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起居郎居左屬門下省起居舍人居右屬中書省唐制使與州

各分曹案本朝併州院使院為一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蔡京皆改從夫號後人以其出於京也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律是歷代相傳勑是太祖時修勑中上刑重而下刑輕如勑中刺面編配律中無之如律中杖一百勑中則折為二十今世斷獄只用勑勑中無方用律律極好律即刑統勑令格式罪皆太重乾道淳熙新書更是雜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如五服制度之類設於此而

使彼效之謂之式如磨勘封贈之類禁於未然謂之令如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治於已然謂之敕如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

王介父始拘州郡禁軍缺額錢陳亨伯創經總錢韓球創總制錢紹興十一年經界行印典多倍有得以此年立額

國初至慶歷用人

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至范

文正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呂許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王拱辰之徒皆深嫉之罷逐一空立事須是擔當如韓魏公立英廟死生以之

本朝道學之盛亦有漸自范文正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不敢忘此數公

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出入必經由一富人之門未嘗往見之後招飯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

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日安與交豈不為他日累乎後十年二人果相繼守鄉郡古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弊也

熙寧至靖康用人

本朝廟論主於安靖英宗即位已要改作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却又撞着介甫到元豐間又却不要荆公皆自做温公當路急欲救世韓師朴曾子宣却要和會後韓欲擠子宣遂引蔡京京既入和二人皆打出京為相如

學校法安養院漏澤園凡可要結士譽買覔人情者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又增衛士食錢皆是取悅上下為竊權之計四次入相終始只用不患無則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荊公當時執政大臣皆他門下客伯紀亦所不免李泰發甚次第硬亦為京所羅致趙挺之繼京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張天覺亦無所措手足京在政府問人才於族子蔡子應以張直柔名嚳對㨗以門館教京子弟習走京愀然召與語張遂薦龜山楊公諸人

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不得說只說治安得無後來之禍却有一種妖言如葉夢得字大虚中每進言必勸正心修身正如鬼念大悲咒所謂妖言也靖康執政徐處仁曾忤蔡京舊做方面有聲後却錯繆孫傳畧得又好六甲神兵張孝純守太原被圍遣子㴉往救却徘徊不進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亦不合入城至於危從北狩宗澤在東京收拾豪傑甚衆澤死散為盜後來諸將立功者往往皆此時招降之人

南渡至今日用人

李公入整頓一畨方畧成朝廷李去位恰汪黄用事魏公亦嘗論列李初赴南京亦主汪黄魏公初以何㮚薦為大常簿趙忠簡時為開封推官相得甚懽魏公先達力相汲引一向超擢及在魏公上魏公劇談秦㑹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措秦初與吕安老並相為吕所傾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高宗欲罷其相行詞者求御批以疏其罪及趙公左張

公右忽報兀朮深入張出視師下令督戰劉光世屯合肥私請於趙退師已而拓皐大捷趙不安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爲樞密使酈瓊叛魏公不安亦求去高宗問誰可代魏公復薦趙不薦會之及趙再相會之讒魏公於趙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一日高宗怒唐暉趙爲辨檜云如暉人才不難得又一日趙奏恩平郡王乃建王弟吳乃大都會不宜壓兄檜察上意以慈壽意主恩平遂

奏曰也不較此因此高宗深眷之趙罷遂拜左相力主和議敵以河南歸我未幾敗盟檜大恐用張巨山計名諸將攻戰已而劉錡順昌大捷檜復專其功高宗遂悉以國柄付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呂愿中作秦城王氣圖檜治趙相之子欲加族誅若做到這裏其勢須如曹操去幸文字未上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之為逆檜死後用沈該万俟

禹魏道弼皆當時說和議者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
朕意故相秦檜只得賛成後因金亮起方少驚懼用人
才孝宗初起魏公用事湯進之居左凡事遂為所沮魏
公失利遂用湯建議和親以四州還之而敵復犯淮上
怒免官削爵○施全刺秦檜先生云舉世無忠義這些
正議忽然自他身上發出來

夷狄

楊割大師生阿骨打吳乞買乞買生完顏亶阿骨打死

立吳乞買乞買死欲立阿骨打之子宗盤不可復立乞買之子完顏亶而以宗盤為相宗盤怨望遂殺宗盤盡誅二十七王亶又為弟完顏亮所弒亮敗葛王璟立一向以仁政自居初入中國破京師斡離不粘罕也斡離不早死粘罕勸立劉豫及兀朮撻懶廢劉豫粘罕爭之不得悒怏而死兀朮大入有淮上二士人說之曰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遂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先是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遣使求和此

庚申年六月

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契丹遂竭府庫換燕山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遂斂民間云免往燕山打料草人三十貫共得六百餘萬貫文契丹相郭樂師以常勝軍來降又有義勝軍來降皆厚稟給時中國已空竭邊兵廩絕飢寒欲死兩邊遂相殺及敵入中國常勝義勝軍先往降之為鄉導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契丹敗將朝廷又皆失之有張穀者知平

州欲降徽宗親詔招之契丹亡國之主天祚在敵中徽宗又親寫招之由是敵人大怒

論史

越棲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故後號為百越今浙間是南越閩廣是東越南豐送李郴州誤謂郴為南越

楚地最廣今襄漢皆是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緣他强大所以威公不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恐無收殺至

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然此處亦足見先王不忍殘民之意未泯也

樂毅伐齊

只是戰國之士只是鹵掠只是田單會他不奈他何

歷代

西漢有質實底意宿衛皆用子弟必亡之勢未有如東漢末年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尋得箇獻帝為令諸侯之舉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

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權有意興漢自當與先主恊力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便與壞倒平時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晉元帝無意中原王導只周旋人過一生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方做得漢衰魏代以至六朝相代亦只遞相祖述弊法直到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生靈死於兵冦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做得租庸調隋唐因之周世宗天資高尋得箇王朴做許多事業大均天下之田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創法立度

節拍一一都是世宗全是得接續某嘗欲寫出蕭相韓信初見高帝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

諸子

荀子有好處勝似楊子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賈誼雜有戰國縱横之風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三代他便自要

比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自敘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出已久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

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究其議論只從莊老來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却無近於老子底說話

作文

六經治世之文國語衰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然有英偉氣非國語比楚漢間文字真可奇偉離騷無小窒礙司馬遷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班楊以下皆是做文字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到得陸宣公奏劄只是雙關做去如子

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看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做世間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雜歐公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為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録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東坡晚年文雖

不衰然亦疏曾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來作有弟子揚
觶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過海做
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上帝以
寶三十三枚賜之云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如
意必有寶更不成議論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貫穿百氏與經史乃所以證驗是非明此
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
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

以宣其意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如舞訝鼓然石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爾

楚些沈中存以些為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詞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

陶淵明詩平淡自豪放李太白豪放亦有雍容和緩處

終始學選詩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李賀較恠不如太白自在

玉川子雖險恠自有混成氣象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蘇黄只是今人詩然蘇才豪一衮説盡黄費安排巧好無餘自成一家後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大今人多學山谷詩然又只學得不好底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况又不知學好底便學得十分好把做甚麽用

本朝蔡忠惠以前字皆有典則至米元章黄魯直諸人便不肯恁地便是世態高下石曼卿書筆真所謂顔筋

柳骨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

雜類

秦焚書只是教天下焚之朝廷依舊留得

今一升即古之三升一兩即古之三兩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漆

廬山光恠其下有寶

西川便是景朝多風處所謂漏天處恁地便是天地不甚濶

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冀都是天地中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山脊以西水西入龍門西河山脊以東水東入海前面黃河環繞右是華山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為龍淮南山第二重案江南山第三重案五嶺第四重案

古人營宅如井形十字處置火候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為之此是紙錢之漸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以玉幣後易以錢玄宗惑於王

瘞鬼神事緊無許多錢埋瘞作紙錢易之唐禮書載范
傳正言唯顔魯公張司業家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
有何間別
本朝有南劒太守林積收張天師于獄中而奏云其祖
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
臨安鐵箭只是錢王將此摇動人心
覺範本是醫人
府君夫人漢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

晦庵先生語類續集

太極天地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戌時謂之閉物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終而復始所以無窮

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先都載在上一邊

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裏衮一番便生一番物天地之形如人以兩椀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漏矣

氣積為質而性具焉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

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横所以無智本康節說

鬼神

耳目之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能嘘吸者為魂月黒暈

是魄其光是魂想人身魂魄也如此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死謂魂魄生謂精氣

性理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孝弟忠信日用常行

學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人若辦得十年來讀書甚書不讀了

知行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
這箇道理流行周徧

大學

知止是識得理之所在定是有倚靠静是不動揺安則
純熟矣由是發於思慮則無不得
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看

論語

集註中胡氏是致堂曽氏是文清公黄氏是黄祖舜晁

氏是晁以道李氏是光祖

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若這裏信不及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學而篇皆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已者在不重不威之後

孟子

孟子說仁字義甚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譬如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却將那糖與人肯喫則味之甜自知

中庸

健順五常之德五常乃五行健順乃陰陽二字

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是認欲為理也

易

天須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在

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中氣迸上來

易擲錢以甲子起卦始京房

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彼卦皆所謂後天之學凡今易中所言皆是

尚書

以百姓為百官程謂古無此說後漢書云部刺史職在
辯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
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嶽五嶽亦近
人心如船道心如柁道心用人心方得人心易從惡處
去所以下箇危字
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
惟斅學半蓋初學得者是半推以教人亦因此温得是
教之功亦半也

詩

温柔敦厚詩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温柔敦厚

伯恭欲主張小序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

周禮禮記史不掌詩

春秋

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而今却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禮

有二件極大事循襲一是天地同祭南郊一是太祖不立特廟

聘是命圭通信享是獻圭璧琮璜庭實是皮幣輿馬陳之於庭覿是聘享禮畢以私禮參見

孔孟周程

孔子後無聖人只緣氣日薄

程門

上蔡家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巳學盡舍之
胡文定少時性最急盡寫經傳中寛字觀玩
李愿中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人性下急發不中節者
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
朱子
在南康纔見旱便刷庫中得三萬來貫凖擬糴米添支
官兵却去上供錢内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旱時糴得却
糶錢還官申解發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

浙東得石天民闕集大保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量道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糴米所

敵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堂所以有長沙之命

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每日勾號一日事都了

做教官沒意思

訓門人

禪學只是於自己精神魂魄上認取一箇有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肯放

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

呂東萊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浙中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

一笑

陳君舉葉正則

永嘉之學又不及金谿戴少望尚有些實說葉正則都是門說

陸子静

金谿與胡季隨書說顔子克已處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貫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過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

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

釋老

禪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

本朝

河東最難取者本是他家裏底所以太祖以書諭之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

呂夷簡最是無能底人弄得天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

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挨與范文正公

檜末年皆與光堯爭勝光堯作崔府君廟於玉津路上

檜設計移之曹筠言水漲光堯逐之檜除他從官周葵

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光堯應便敀除

歷代史

南北史除通鑑所取餘只小説

晉書皆為許敬宗寫入小説

温公無自節通鑑今所有者是偽本

歴代諸臣

齊魯兩生只是不肯從叔孫通漢之四皓只是智謀之士願為太子死亦胥之之意二疎見元帝不可輔導亦是避禍而已

諸子

梅聖俞説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

作文

韓不用科段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柳文有許多物事要就些子處安排簡而不古如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字換尋常字曾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李泰伯文自大處起議論氣象好陳后山文有法度李清臣文飽滿荆公文暗

愚苦多忘凡讀書必畧記所見至讀朱子語類則如仰觀造化之大莫知所措辭然嘗詳之夫子作六經後來者溺於詁訓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此無他凡近者猶可進而至於高明一流於高空則恐無復可返之期誤人未央也乃今朱子解剥濂溪之圖象裒列二程之遺書以明道學之正傳者如此窮極釋氏之作用為性辨詰諸老之流入禪學以明其徒之似是而非者如彼使道學

之源不差而夫子之道復明此其有功天下萬世較之施於用世者撥亂反正豈足喻勞烈之萬分一哉至若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為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而實皆追復古始之正說乍見駭然熟輒心靡卓識雄辨萬古莫儔而世俗猶以一時異論之士對言之何耶嗚呼此固難與世俗言也

門人所記或主靜坐或以靜坐為非或主博覽或以

博覽為雜均一朱子之言而相反類如此蓋隨其人之病而藥之耳要之靜而可施之動博而必求其要此中持其衡之說觀者謹毋執其一為據其間亦有門人記録之太過者又當參以朱子平日自著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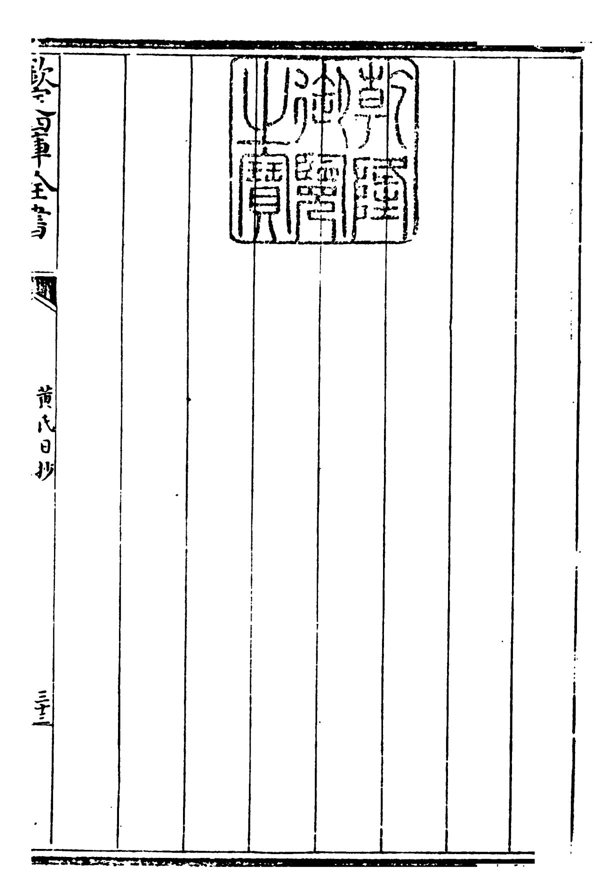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年譜

先生自二十四為同安簿聲望已卓出歸而山居講學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至四十一胡銓始不過以詩人薦越三年雖用丞相梁克家薦改合入官執政已議其

少通又三年雖用參政龔茂良薦除秘書郎内批已疑引虛名士恐壞朝廷及南康之政赫赫彰彰辛丑過闕始得進對求其遇合之實猶未焉寧廟在東宫黄裳為講讀官所學大進光宗大稱賞裳謝以必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當擇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以先生對自是寧考寤寐思見令日践阼明日詔自長沙入侍講而丞相趙忠定實先生平生知已方洗日虞淵思佐太平可謂千一之奇逢矣奈何韓侂胄以名家子孫自

詭太后親屬謂可得赦旨以竊弄威福丞相乃信之不疑先生已預憂其將几肉我丞相不寤故先生卒以讒間歸而丞相亦及焉向使忠定能用先生言當主聽未惑疽根未結時談笑而去之雖太平未必不可致亦何至為其挑敵禍民鋤去無策天誅出於權變政柄從而下移積弊既深庸繆踵發靡靡至于今未知振起之日哉此事關世道最大固非獨先生一身之窮達也然先生自十九歲登第至七十歲致仕五十年間僅歴同安

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塩知漳州潭州凡五任
九考及經筵四十餘日而已翺翔未幾垂翅輒歸君恩
方隆讒間已至窮固甚矣乃得以其餘閒精究孔孟之
正傳為千萬世道學之宗主雖使先生出將入相功著
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耶故愚嘗妄謂孔子窮而在
下者也故能集堯舜以來列聖之大成晦翁欝而不伸
者也故能集伊洛以來諸儒之大成似皆有造物者司
其數於間而窮者乃所以為達嗚呼盛哉


乾隆御覽之寶

黃氏日抄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姜令熙

黄氏日抄卷三十九　　　宋　黄震　撰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七

南軒先生文集一

詞賦詩

風雩亭詞末章云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其布置

歸宿大率與晦庵白鹿洞賦相表裏而可以救近世

揣摩氣象流入空虛者之弊

唐帝廟詞亦類晦翁舜帝廟詞

竹林迎神章惟感慨而不及冠公身事最得體

遂初賦為發明復之意方以羲文之復明收而末句僅

以一語及孫興公此理之所在亦文法也

續杞菊賦云天壤之閒孰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

送鮮于大任入幕詩莫邪雖云利寧作囊錐露又安國

晩酌分韻驅車萬里道中塗可停輔其厲志如此道

旁見穫者詩姑寛目前飢詎有卒歲樂其憂民如此

盖同一所見之遠也南軒詩大率主義理而語自工

律詩

人立千峯秋色裏月生滄海暮雲邊又萬里煙雲歸老眼千年形勢接中州皆先生胷次所寄也其壽定叟絶句云駟馬安車遵大路正須緩轡不須忙正大之情如此有用之則行氣象

表

嚴州江陵到任等表皆平叙民情國事文從字順德人

之言也

經筵講義

講葛覃一詩大畧謂人心易動貴驕易溺使為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口奏又謂或云要得立事擾人不奈何臣以為此等議論乃壞國家元氣毒藥又進曰家法之美無如我宋光獻曹太后方英宗之初有功社稷宣仁高太后致元祐之治號為女中堯舜欽聖向

太后建中靖國之初有功社稷欽慈孟太后靖康建
炎間社稷之功又冠前古實子孫萬世無窮之法愚
按此晦翁取而附此以為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
愧其父師之傳者所宜三復而深思

答周漕啟

雖故歲之幸稔尚前歉之未償仁哉言乎富人之窖宿
逋貪官之督零税者豈復念及此乎世有歳幸一稔
小民反以為苦者多矣

記

學記九篇皆言人倫孝弟惟雷州記明善與利云自學校之教不明為士者亦習於利而已靜江郴雷三學皆撤廢寺為之

嶽麓書院記開寶中郡守朱洞創始李允則言於朝乞書時山長周式以行義召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祕書時祥符八年也紹興辛亥兵火乾道改元劉侯復其舊

堯山灕江二壇記山川之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

蒸能出雲潤澤羣物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守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楚望記江陵山雖去郡遠然聯絡以屬於當陽巫峽之間其浸則如蜀江瀰亘千里爰築二壇扁曰楚望

道永韶南康軍濂溪四祠堂記發明道學之原最詳

石鼓山諸葛武侯祠昭烈牧荆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臨蒸今衡陽縣也有天地則有三綱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

居此俟所以討賊至死不悔

瀏陽楊龜山畫像記靖康為諫議追奪王金陵王爵罷去配饗

昭州鄒侍郎祠堂記元符中為右正言直諫貶新州建中初入從崇寧二年又貶昭州四年歸没於常州人臣不以犯顔敢諫為難而忠誠篤志之為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為至而以進德終身之可慕公再位於朝憂國彌切重斥炎荒凜不少沮

建寧游胡祠記游公二程高弟元符三年冬為監察御史有中庸語孟說埀於世胡公與游謝楊游而講程說所自得在春秋執經入侍

靜江題名記靜江經略領郡二十五其外則羈縻之州七十二又其外則諸小蕃羅殿白杷特磨白衣之屬環之又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屬焉

敬齋記二篇為崔子霖作者尤起發人意

拙齋記前論士病於不拙人所易到後論病學者之不

拙此意極有益於人

仰止堂記云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為不知有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

一樂堂記工饒徐衡仲名安國為龔氏後既第感正本明宗之義言於朝歸徐姓父母俱存合百五十有六

歳伯仲季氏亦皆無故以一樂名其堂記略云民生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茍惟强離其所繫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聖人書莒人滅鄫豈不深切著明哉

潔白堂記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不得為仁人

名軒室記軒名時習室名不貳
游東山記先生游永之山東置酒僧寺之西軒零陵張
紓公飾預焉嘆曰此范忠宣公故居也公居此時其
始年十三四先人辱為公客故某亦得侍公公目疾
手執寸許玉摩挼其視之旁有兒曰此石也公愕然
曰非也此之謂玉公存誠至於不欺孺子又諸孫與
僧戲僧至詬罵語徼及公公漠然若不聞永之士有
問范某於丞相為何親蓋斥文正公之名公蹙頞久

而曰先公也又一日問郡士登科者其人獨未歸耶或曰試學官也公愀然曰吏事近民精心於此學之要也始登科顧徒求便安耶

序

南嶽唱酬序乾道丁亥十一月先生與晦翁游衡嶽三山林擇之與焉甲戌宿草衣岩山林川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嶽丁丑渡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由馬跡橋登山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

蓮花峯也戊寅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雪厚幾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歷馬祖庵過大明寺循縈迂數里乃至上封山高草木堅瘦雲氣嘘吸其間望祝融絶頂褰裳徑往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峯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環海中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蒼莽中洞庭在焉己卯同游仙人橋再上絶頂過南嶺庚辰游前嶺以下凡七日經行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

敘更迭唱和倒囊得百四十九篇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念吾三人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始定約束翌日當止是後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

送張荊州安國告之以講學送曾裘父序云天資秀美之士往往為他岐所陷溺送方耕道序云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送鍾尉云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

靜江諭俗文

一歸罪墳墓不吉掘棺寄寺名出祖一齋筵侈靡不能辦者停喪一婚姻幃帳華靡以至男女失時一生子多不舉一病不服藥妄聽淫祀一誘他人妻販賣謂之捲伴亦緣細民興販不返妻室無依

史論

漢楚爭戰聽三老董公之說三軍縞素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兵窮引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

蕭曹○蕭何守關中薦韓信曹參雖不逮然以推鋒陷陣之氣施之治民能盡斂芒角亦寛裕有識矣至不知呂氏之禍已著當逆為之處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而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

張子房有儒者氣象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愚謂復讎固其義也以其人則智謀之士也儒者氣象恐又别先生之言蓋自有為而發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事何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

為正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呂氏欲簒漢二子實助之也二子方對呂氏時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使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嬃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顧如是哉

文帝○入踐大統知為漢社稷非為已請建太子則先亦慱求賢聖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無後者施惠於民皆有誠意其待夷狄一以實情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賈誼為英俊而又多所可恨卒亦不

見用故以帝之賢僅為小康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至於怠肆而新垣平邪說入之然終以天資高旋即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

賈董○賈生英俊之才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聽仲舒則天下蒙福矣

武帝○奢侈窮黷然不至亂亡者有四事高帝文景流

澤滲漉一也表章六經聘召儒生二也輪臺之詔三也審所付託四也

雜霸○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雜之則是亦霸而已自高帝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已利文帝亦雜黄老刑名設施動皆有術至宣帝則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

丙魏○魏相假許史為重進不以正為相奏畢聞諫伐匈奴書有可取者丙吉德厚可稱至韓延壽楊惲之

死莫能救才識不逮相遠矣

蕭望之劉向○元帝初外有史高擅朝廷之事内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處其間可謂危矣而二子用人惟其附已以鄭朋之傾邪使之待詔至華龍之汚穢亦欲入其黨不嚴如是欲不敗其可得乎史稱袁安任隗素行高潔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漢儒○名節之稱起於衰世衰世實亦有賴乎此漢自叔孫通固以利禄為事至公孫弘取相印學士皆歆

慕之其流至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語宜乎王莽簒竊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能自潔者班班僅見也光武力矯斯弊桓靈之後亦君子維持之力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何負哉

元成以後大臣（）漢末大臣有正論者王嘉何武師丹耳然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人一事而指陳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王氏即起遂亡漢矣

漢自高帝外諸將（）漢將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

於勇而不詳謹充國馳至金城而西戎坐消此不特為賢將殆可相也

光武比高祖○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光武之善守復非高祖所及

光武不任功臣○寇鄧賈復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所用大臣論之三子過之遠甚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抑光武所責於大臣特為吏事故不知用大臣之道

李固杜喬○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此其失之於前方質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固獨推究侍醫等此其失之於後杜喬在九卿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相與就死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但恨節目間處之未盡耳

東京黨錮○時不我用既昧處困之道進而居位又失亨屯之法使在聖門當入仲由之科陳太丘送宦者之葬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郭有道足為當世人

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黃叔度氣象溫厚

圭角渾然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子之科矣

竇武陳蕃○宦者盤據其勢已成而武等但欲速決舉

動草草使之人人自疑觀朱瑀所謂中宮放縱者自

可誅我曹何罪使蕃武施之有道則此曹亦心服矣

況武於靈帝踐阼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故王甫

後來亦得以藉口蕃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

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此哉

兩漢選舉○左雄之奏尤為責實當時雖以限年為嗤然是舉所得乃陳蕃李膺陳球輩為一代名臣

晉元帝○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赤青之異亦深切矣夫受君父之委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

謝安淝水之功○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鋭出衆

使玄將重兵於後使牢之將精兵迎敵於前秦兵既近洛澗牢之直搏而勝之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之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動揺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温嶠○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就行使太

真能佐晉室剋復神州勳烈如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

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體則仁也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已已私既克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

記甘露李文饒事

曾畋所總丹陽類集載熙寧中僧應夫治故殿基得李文饒手記云寶歴間創甘露刹以資穆皇之冥福文饒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高標與此記合則文饒豈真知惡異教者哉愚按李文饒平生毀僧寺而獨創一甘露寺恐無此理或僧徒故為此事以汙之如偽撰韓文公作大顛書之類耳

黃鶴樓記

武昌黄鶴樓以山得名而唐圖經爲恠説謂費文禕仙去駕鶴憩此閻伯誤記中乃實其事或者又引梁任昉所記謂賀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禕也此皆因黄鶴之名而妄爲之説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窗間遽相傳曰此吕洞賓所書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説有羽衣着屐之詩嗚呼寧有是理哉

書

與劉共父○近世再臨舊鎮者聲望率减於前或曰上

下玩習之故其以為不然殆由在我者有忽之之心耳○其效職於此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怵惕黽勉諸變一以信義待之如買馬一事舊弊革去凡數十事最苦是鹽銀輙虧其輕重帥司先利出剩銀之得其下官吏率從而減尅乾没令先去出剩銀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喻蠻落舊來馬至二月末方有來者而羅殿又四年不來今方中冬邕州已申羅殿將馬千七百疋近塞矣益知忠信之可行而

在我者誠當自檢也

與湖守薛士龍。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

闕

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

與吳晦叔○仁右道左之說右為陽而用之所行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黃老翕張取與之意竊弄造化之機故其流為刑名

與朱元晦○七十三篇盖南軒生平所資而期於明道救世者晦翁一人而已其規切晦翁之語如曰閒兄

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春秋償所取之息不過備耗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凡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其以為此則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又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散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又慮元晦學行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覺己是處多他人亦憚

元晦辨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訑言多而拂論少異日流弊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他人其論晦翁著述云論語章句精確簡嚴足詔後學中庸大學章句極涵蓄有味太極圖解析理精詳西銘之論甚精克齊銘敬齊箴皆當書之座右也其自以所著述資晦翁者云語說洊待指論極為開警奉教以禮書中不當去冠禮事甚當其言所與同時諸儒云伯恭近來儘

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又云伯恭愛弊精神於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比文字非亦所以承君德又云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澧州教授傅夢泉乃是陸子靜一流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人物又云劉共父今日達官似皆不能過之又云今日所謂正人端士固有之惟是不知學不可

望以向上事業耳其自言廣右之政謂自靜江之外諸郡匱缺願與憲漕通融均濟之偶兩臺闕官時暫兼攝遂乞增撥諸州一分鹽息錢及增邊州米錢又請以見在三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搬鹽本此乃一路性命所繫幾為小人盡刮以獻又云本路鹽法正緣諸州荒寒全仰漕司撥鹽息往年行客鈔賣數極不多却有折米錢甚重民深病之改為官般而罷折米廣東不便而爭之再行客鈔然所賣數多鈔大積壓

於是復行官般但漕司撥得息少則抑責增價之事生故論奏增給大抵此路窮薄祖宗時全仰外路應副今每歲反應副外路鄂渚大軍錢靖州歲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此路盜賊之多緣配隸之人萃焉比嚴首捕之科收其强壯為效用故少戢其自言江陵之政謂今軍事在都統司財賦屬總司帥司所當以固結民心為本帥司兵但有神勁馬步合千人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務以信義

侍之號令則不可少犯此間 闕

之否其於胡氏之學則曰知言疑義開發甚多不是
指摘前輩也又云胡氏春秋傳多有合商量處又云
讀史管見病敗不言可看來多是為檜設言天下之
理而特為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因晦翁論武后
事既立長子雖誅其母則云中宗雖是武后所廢然

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得罪宗廟不可負荷五王若能
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
於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有泰山之安矣其
論當世闕

我玩味之久自識別之

答陳擇之○異端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果識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

答陳平甫○言自己工夫

答沙市孫監領○楚乃伍員之宗國豈有假手於讎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狄梁公乃與大禹太伯一例存之前輩嘗謂梁公偶末之思耳今勑額在吳以慰

吳人之思可也在楚則不可以施樂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員於此地何止無功德而已哉

答陸子壽。講學不可以不精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

答李賢良。盛名之下難居而問學之方無窮責人者易為言而克已者難為功

答胡直夫。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説者然不知其説乃自陷於異端而不知又云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

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愚謂二者皆本原上精明之語

答俞秀才○論飢食渴飲晝作夜息是義云孟子只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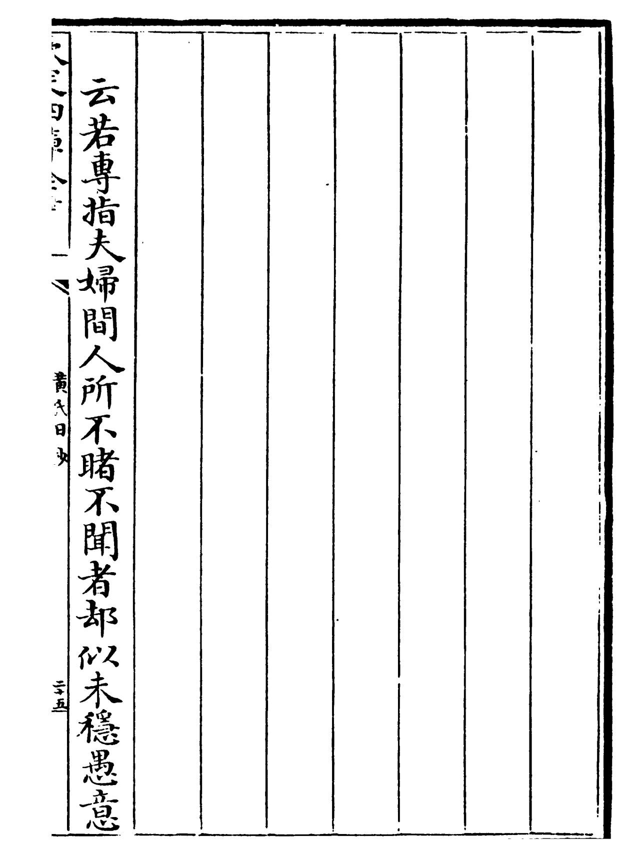
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僅六百里要當以死守之
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俊然為帥時聞少
警便要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謬又云義勇民兵
是為荆渚之衛近來振激之使受縣宰節度共父與
免役極害事今亦修正之辰沅等五郡刀弩手北列

上為久遠計堤岸繫一方之命近城十數里最所恃者今為久遠之計不敢草也其泛及民事云見李壽翁侍郎申明乞依舊法義米各積穀在逐鄉都分中户部固已沮之矣望兄試為畫項見教

與吕伯恭○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不可作小病看外之不肅而謂能於外可乎以不當憂責為幸此意殊不厚存心既爾若一旦臨事豈復更自力乎大抵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未足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為

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觀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終是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若於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今已謝遣甚幸

答胡季隨○元晦所編遺書皆存元本其間真偽在闕



云若専指夫婦間人所不睹不聞者却似未穏愚意

南軒之說是矣經旨夫婦之愚對聖人而言特指匹夫匹婦之愚者耳

答胡廣仲主謝上蔡心有所覺為仁之說云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為仁哉

答陳平甫主晝作夜息為天理云異教中亦拈此孟子只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為親切○答其欲經紀明道橫渠之後云此有位者之責不當竊取而任之若與之相識則或周之助之可也

答宋伯潛問舜明於庶物之物云道外無物愚恐太寛

答周允升問王通謂夫子與太極合德云天可言配指形體也太極不可言合太極性也

答呂子約問敬鬼神而逺之云遺書中亦未説到深逺處且大綱説敬愚謂鬼神事夫子此一語盡之矣又本旨在務民之義若説到深逺處恐便與夫子不同

答俞秀才云周公欲代武王死是渾全誠意其謂金縢策祝之詞不無妄傳則似不必疑也

跋

跋孫子西漢藝文志載武所著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謂武書數十萬言曹操削之為十三篇

跋王介甫帖。例多匆匆草草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耶

少傅劉子墓誌公初侍其父忠顯公斡守越守真定及京城不守忠顯死之公義不與共戴天佐張忠獻誅范瓊陝西之失用吳玠守大散關公知興元遷守三

泉為壁潭毒山上卒全蜀張公罷公貶白州起知泉州又坐張公貶漳州起知鎮江秦檜罷之歸子珙克世其家初朱松以家事托公教其子闕盍與己子均是為晦翁

吏侍李公浩○建昌人不見年魁秦熺其後論者爭言檜時事公言虫尤五兵李斯篆隷苟便於世不以人廢知台州破豪民鄭憲之家為其訟寃賴劉珙免知靜江浚靈渠爭買馬市象事

工書廖公剛○順昌人居鄉喻盜使反業堂名世綵章
惇之追貶封還章傑章僅補外之詔在臺多所論列
自公之去言事者多承望而縉紳竄逐相繼矣
同諫王公縉○其先自嚴家於明知英州盜過其境無
犯朱勝非當國故鄉監官至都堂亦使趨庭自列公
不肯入堂言多採用公之存子孫悉從吏部選無詣
堂者
祕閣詹公至○嚴州人初為河州士曹薄寨主王淵之

罪後淵顯張浚韓世忠皆其舊部曲其言為諸將所信故張忠獻任之凡軍事非文檄所能傳者必公往諭意嘗佐世忠解濟州之圍行至䣕河請駐山陽世忠不從而敗劉光世解兵柄料吕祉涖之必敗

教授劉靖之○述其撤近歲太守部使者之祠而祠濂溪以訓學者義理其文甚悉

吳監廟○述其望得官而不露

魏元履○名掞之舉遺逸任太學録請去王安石父子

而進爵程氏又白太學豈當專以浮言取人臨終戒
用僧凡五招晦庵以終事為託
鮮于廣○少毋安人常氏廣襁褓時去其家既冠而知
之則常氏沒矣廣追念哀疚屬南軒為哀詞
勸農文
首告以勤吾力既盡至豐歉則天焉而亦由於人事此
則太守與官屬之責而亦有繫於百姓者焉文字宛
轉周於事情

祭文

祭虞雍公云論有異同正惟公義之報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傳後云或謂侯勸昭烈取荆州為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荆州固魏之荆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禽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

餘習張子房為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又曰朱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可見其所學未免駁雜然方曹氏篡竊之際侯以身從帝室之胄允執大剛終始不渝使侯當齊侯時其肯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時其肯志在土地

珍寶而自以為功莫大乎故不欲書以惑觀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所以告後主一出於正殊非刻核陰謀之語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之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荊益之計蓋以興復漢室為已任則諸侯內懷他圖者得以正名而討之然昭烈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荊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未能盡從也及狼狽而遁藉吳敗操又迫於吳而入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有不得

已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然侯於學未足故昭烈譎取劉璋終為有愧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册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賛者乃固繆之禮然則當斷之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者也

謹按先生講學專主涵養持敬謀國專主致君讎敵居官專主恤民練軍乾淳諸儒議論與晦翁相表裏者先生一人而已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

諸儒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晦翁精究聖賢之傳排闢異説所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將命君父之間誓誅讎敵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氣胥會二儒並出其更相切磨友誼卓然又足使千載興起嗚呼此其所以為乾淳之盛歟

南軒先生語録

論語類

謂學而時習不特效人之善如觀天行健則自強不息之類皆是也愚謂此於學字上推廣若本旨又重在時習上

射不主皮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愚意似不必添與字只作為其力之不同亦自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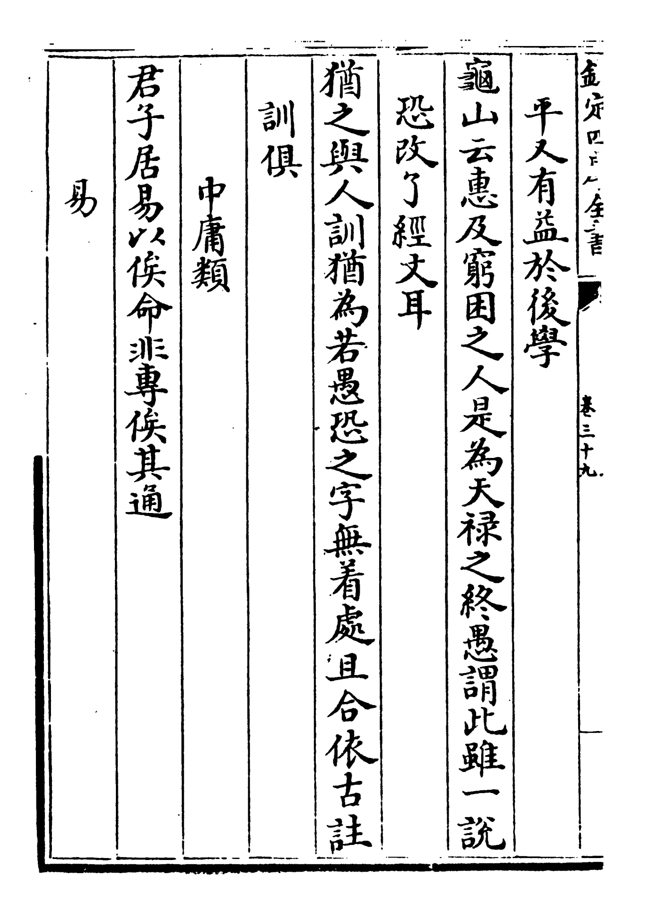
論敬鬼神而遠之因言橫渠挂夫子像見而不拜又不可遂捲起

夢見周公五峯謂必曾於畫像中見之所以夢見愚謂

世之不識其人而夢之者甚多但夢中以為其人耳如子孫之於祖先亦然此何足怪而轉生畫像之說耶大抵夢境所見與青天白日識認人面目不同夢見周公何可議論

論夫子與上大夫下大夫言云最是更端處難蓋以為一時之間既與上言又與下言也愚意隨應而不同亦未必同是一時

論鄉原自以為是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愚謂此說極



平人有益於後學

龜山云惠及窮困之人是為天禄之終愚謂此雖一說恐改了經文耳

猶之與人訓猶為若愚恐之字無着處且合依古註訓俱

中庸類

君子居易以俟命非專俟其通

易

蠱之上九不事王侯只是不立其朝爾人却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無人倫

詩類

振鷺取其潔亦謂其翔而後集愚按詩本喻有客之容餘皆推廣爾

禮類

曾子易簀季孫以人情賜之曾子以人情受之若以此終則不可

冠禮見於母母拜之只不坐受其禮皆謂之拜今小兒

便穿秉是以名器為戲玩既冠可也

喪祭既不用浮屠蚤晚臨之類不可不備

神主神所依主字無出處但恐古者貴賤有少別爾

春秋

德壽問長勺之戰對曰曹劌所論特血氣之勇所以易

竭若報父兄之怨雖百鼓不竭愚按劌所言是臨陣

一時之事先生乃借以言胷中忠赤之藴

孟子

氣次焉次焉者繼之謂也無是餒也不可使此餒也

道學

或逞利欲不知天地不只生爾一箇何不將此身在天地間公共看

恐利害倉卒之間錯了路岐

延對須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

附麗匪人如黥如劓雖欲湔洗而痕跡尚在夫人得而指之不復為完人矣

遭人謗謗得是固當改謗得不是必思何以致此

性理

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自明人欲自消因循怠惰此人欲所以肆也

呉晦叔說惻隱曰有所惻然隱於吾心東萊曰此正如說隱着脚相似

本朝諸子

濂溪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掾程太中始知可見無分毫矜夸方是朴實下工夫人

温公自陜歸洛以俸餘買布洛布貴高即以陜貫買之先生曰不如伊川塌麥有來問麥賈者曰依市賈欲損之不答先生曰若減賈便是近名

康節云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先生言贏得是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愚謂詞義

於此乎益精矣然欲警切人心使其銳於為善恐仍不若本語之精神孔門云惠而不費亦不以計較為嫌也

康節與韓魏公游龍門趨櫟林見墜枝而知其將伐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龜山晚年一出自處地位高大

龜山見明道歸再與揔老語揔老曰必曾遇異人來更不敢與爭辨

南軒初見五峯五峯辭以疾以其家學佛再見乃授業焉

文海事伯恭錯承受昔温公作通鑑似不為無益前輩猶謂其枉用心

陸子靜謂不當編程氏遺書晦叔曰若如其言六經可燒先生曰是

古君臣

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

唐太宗政要中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
重
一士大夫不畏死常風浪中過鄱陽湖晦庵聞之曰當
時入湖中當得甚高節先生曰元晦說極是若舍生
只得死何用琴張欲弔宗魯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
之賊女何弔焉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為難事不知
其不義也子路為孔悝死始初不知所擇雖謂之不
得其死也可自古不曾見聖人被役

人有靜而死不亂者有赴死如歸而死不亂者有信其
死去之西天而死不亂者
武昭儀稱制褚遂良諫不聽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
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與楊妃事同
維州事李德裕初固不當受牛僧孺後所處亦非彼悉
怛謀乃慕義而來當先與吐蕃約以金帛贖其罪然
後歸之致堂讀史論維州本中國地德裕受之是
陸宣公奏議善開明人主及為相郤與為詞臣不同當

奏白而行之不從則去不應復抗疏累千言若宣公只是詞臣無宰相才

本朝人物范文正公本朝第一等人寄元均帖云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揺也忠宣公豈能及觀其救蔡確謂逆曾參反爾之言違老氏好還之戒又語同列以不當開此路是論一己利害平生心術見於此矣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

君相不當惡士大夫之好名惟朋友相切磋則不當好名耳

鄒道鄉貶昭州氣終不衰胡澹庵大節極好趙忠簡人品甚高黨籍至忠簡始除江聖錫不妄假人以詞色得大臣體李巽巖議論如雪中檜柏

治道

莫易於宰相形便勢利有人可以任事莫難於宰相少有私意便隔絕矣施設不過舉其大綱先使官闕

得其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可化而
為善小人得用中人皆被引去
大農盡知州郡之財盡數括取而不恤州郡之有無官
兵俸給於何取之
祖宗朝置江南六路發運與錢六十萬貫為糴本如某
路某州熟則依時價糴之某路某州旱潦則發幾千
萬石減價糶之故京師不告勞而江南終無水旱飢
荒之厄前此茶鹽皆無鈔只是某州綱船到則發鹽

載回某州賣本錢歸發運司利則潤州郡自胡師文為發運以本錢為羨餘獻之其後却就諸州再括六十萬為糴本而法始弊

屯田用軍中子弟分之田畝假之農具更一說可募百姓

當今天下之勢擇一人帥建康兼兩淮制置一人帥興元兼四川制置一人帥荆南兼襄漢制使自選屬治兵積穀劉共父在建康甚好更得元晦發脫得必又

顯煥伯恭可佐之因又及治内汪聖錫可參政元晦可御史中丞兼侍讀伯恭可諫議大夫兼侍講敵人聞之必喪膽太平可期矣

東漢無數君子其亡尤速

立朝

先生每登對必自盟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

張說除簽書先生極論其不可又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謂同僚

難論列先生曰張九齡論牛仙客陸贄論裴延齡非
同僚耶允文不能答曾覿除其官中書舍人趙雄當
制在假先生戲其為樊須雄由是深怨與允文表裏
譖先生於上謂其目獻壽為胡舞欲竄之上於是出
先生知袁州

政事

戒約州縣以誠相待或言武人難馭御先生曰不如開
懷待之

訓門人

不為吳晦叔誌墓云依妻家

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人者察己常疎狃於能直者所發多弊

文章

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婉而成章

退之聖德頌先斷腰膂處子由非之先生曰退之筆力高欲藩鎮聞之耳

異端

宗果問先生如何是一以貫之時先生年甚少曰某今未敢便與爾説一以貫之且道如何是忠恕宗果歎服

不接僧道曰公廳豈見異教之所

雜類

弓調然後求勁馬服然後求良士必誠慤然後求智能傅夢泉對先生云

門人門生乃學者所稱愚按周曰士秦漢曰生皆指學
者漢書載學於其門者為門下生唐世採譽望而取
士凡投文字而獲選者因稱門生今世獲薦舉者亦
循其例稱門生雖理所不必要之生亦士之通稱也
近或不明其義以生為卑謙之名靡然為諂者則必
稱門生介然自立者則羞稱門生達為貴官者則又
嫌人之稱其官而欲其稱先生不知生即士之稱先
生即老士人之稱此何異事而舉世視此為輕重僭

因南軒之說而及之

讀南軒議論當觀其天性忠孝以義理發為政事

處

黃氏日抄卷三十九